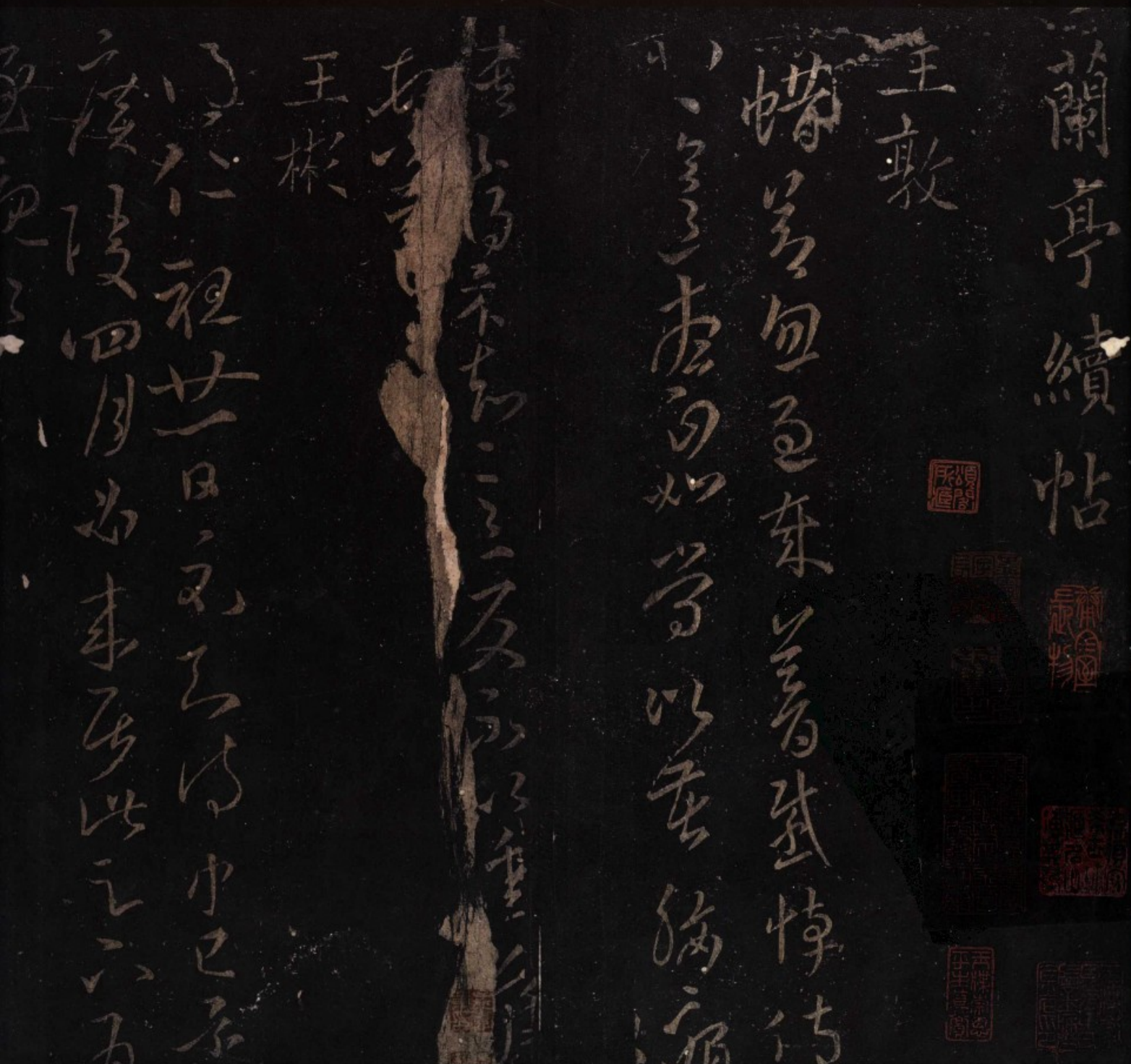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國美術分類全集

中國法帖全集

宋 蘭亭續帖
宋 紹興米帖



中國法帖全集編輯委員會 編

中國美術分類全集

中國法帖全集

5

宋 蘭亭續帖
宋 紹興米帖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中國法帖全集·宋蘭亭續帖、宋紹興米帖·第五冊
啓功 王靖憲 主編

—武漢：湖北美術出版社 2002.3
(中國美術分類全集)

ISBN 7-5394-1070-1

I·中...

II·①啓...②王...

III·漢字—法帖—中國—宋代

IV·J292.25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1)第 030374 號

中國美術分類全集

中國法帖全集·第五冊

宋蘭亭續帖 宋紹興米帖

中國法帖全集編輯委員會編

主 編 啓 功 王靖憲

責任編輯 余 瀾

出 版 者 湖北美術出版社

發 行 者 地 址 武漢市武昌黃鵠路 75 號

電 話 027 86787105 郵政編碼 430077

http://www.hbapress.com.cn

E-mail: hbapress@public.wh.hb.cn

制 版 者 深圳利豐雅高電分製版有限公司

印 刷 者 利豐雅高印刷(深圳)有限公司

版 次 二〇〇二年三月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

印 張 23 印張

書 號 ISBN 7-5394-1070-1/J·982

國內版定價 (全套)陸仟捌佰圓 (本冊)叁佰玖拾圓

版權所有

關於《蘭亭續帖》

王靖憲

《蘭亭續帖》是一部比較稀見的宋刻叢帖。一九六四年《文物》第二期發表徐森玉先生《蘭亭續帖》一文，世人始知上海博物館藏有此帖殘本二冊，並二冊殘帖的內容。一九七九年上海古籍書店出版了此帖的影印本，一九八七年秋我在上海博物館見到帖的拓本。後聞北京孟憲章也藏有此帖，孟先生收藏碑帖甚富，我曾看過他一部分碑帖善本，但他的《蘭亭續帖》最近才得詳讀，現在徵得孟先生同意，我們將這部《蘭亭續帖》和上海博物館所藏二冊《蘭亭續帖》一並編入《中國法帖全集》，並將這二部傳世《蘭亭續帖》的概況作一些介紹和探討。

一、現存二部《蘭亭續帖》的概況

上海博物館藏本。

上海博物館藏《蘭亭續帖》（以下簡稱『上博本』，孟憲章藏本稱『孟藏本』），徐森玉已著文詳細論述。此本殘存二冊，原分藏二家，後歸試硯齋，裝為上、下二冊。上冊曾經明顧凝遠、清繆曰藻、汪穀、鮑有萊等遞藏，帖中有其收藏印記多方。帖尾有明董其昌跋一則，清王文治跋二則；下冊為明王世貞、清朱鴻猷、陸恭、汪穀所遞藏，並有收藏印記。此外有清高士奇、王翬、程瑤田等印記。下冊前有王文治題簽：『宋拓蘭亭續帖，試硯齋收，卷下』，上冊也應有王文治簽，已闕失。帖尾有明王世貞、清王文治跋各一則。上冊存四十帖（徐文為四十一帖，是將殘字定作為一帖），下冊存二十九帖。

以下將二冊帖的內容作一介紹，在帖目中注明帖的出處，以見該帖的淵源，並對勘孟藏本正

其闕誤。上冊：一、漢張芝《纏此帖》（又名《終年帖》，同《汝帖》，《汝帖》係節刻《閣帖》，此本存二行）。二、殘存草書二行，闕標題（案此二行孟藏本在第四卷中，題為羊欣，為羊欣《大勢帖》，《汝帖》無）。三、吳皇象《文武帖》（同《汝帖》，《汝帖》節刻《閣帖》）。四、魏鍾繇《墓田丙舍帖》（同《汝帖》，未詳所出）。五、晉張華《騎至帖》（同《汝帖》，《汝帖》雜取衆帖而成）。六至十二、西晉嵇康、山濤、王戎、劉伶（帖作劉靈，案南朝竹林七賢畫像磚亦作劉靈）、阮籍、向秀、阮咸等尺牘，通常稱《七賢帖》（宋帖中僅見《汝帖》，徐森玉謂與此相較頗有出入。^{〔一〕}《法書要錄》謂此帖為唐李懷琳偽作）。十三、晉王衍《麥秋帖》（同《汝帖》，宋黃伯思謂摘取王羲之帖中字，強為王衍書^{〔二〕}）。十四、晉王導《省示帖》（同《汝帖》，《汝帖》節刻《閣帖》）。十五、晉郗鑒《遘禍帖》（同《汝帖》，《汝帖》顛倒節刻《閣帖》）。十六、晉桓溫《時事帖》（同《汝帖》，《汝帖》顛倒節刻《閣帖》）。十七、晉王廙《得示帖》（同《汝帖》，《汝帖》顛倒節刻《閣帖》中《廿四日帖》）。十八、晉王洽《承問帖》（同《汝帖》，《汝帖》集《閣帖》中字）。十九、晉謝安《八月五日帖》（《汝帖》無，見米芾刻《寶晉齋帖》三帖）。二十、晉王珣《寒切帖》（同《汝帖》，顛倒節刻《閣帖》中《災禍帖》）。二十一、晉王珣《四日帖》（同《汝帖》，顛倒節刻《閣帖》中《此年帖》。帖後草書二行，徐森玉謂：此應連第一帖張芝帖後，均自《淳化》張芝《終年帖》節刻，舊裱誤連王珣帖後）。二十二、晉王操之《筆精帖》、《日寒帖》（徐森玉謂：『《筆精帖》及《日寒帖》，《蘭亭續帖》作王操之書，恐是舊時裝裱所誤。該二帖早期誤作羊欣及薄紹之書，《宣和書譜》載宋內府藏羊欣《筆精帖》及薄紹之《日寒帖》。其實是王羲之、王獻之書。案孟藏本《筆精帖》和《日寒帖》均在羊欣標目下，上博本在王操之下，當是裝裱時所誤。《蘭亭續帖》中《筆精帖》作羊欣書，可能是沿《宣和書譜》之誤。又徐森玉謂：『米芾《書史》：「王羲之《筆精帖》內兩字集在諸家碑上，縫有貞觀半印。王獻之《日寒帖》，《宣和書譜》所藏有唐氏雜迹印，後有兩行謝安批，所謂批復為答也。唐太宗不敬獻之《慰問帖》，故於帖上刮去『不次獻之白』字，謂之羊欣以應募，而以前帖為薄紹之書』。又『《宣和書譜》所載為羊欣《筆精帖》及薄紹之《日寒帖》，但米芾《書史》則以《日寒帖》屬羊欣。當待續考』。案孟藏本《日寒帖》在羊欣標目下，這和米芾意見同。上博本《筆精帖》已殘闕一行，孟藏本完整。《汝帖》無此二帖）。二十三、齊王慈《秋冬帖》（同《汝帖》，《汝帖》係雜取他帖集成）。二十四、草書二行（因石殘，失標目，

孟藏本同，案此係沈約《今年帖》，同《汝帖》，《汝帖》出《閣帖》，少摹首一字。二十五、梁蕭子雲《出師頌》（《汝帖》節刻五行，計七十九字，此刻全，後有宋蔡襄跋）。二十六、陳永陽王陳伯智《熱甚帖》（《汝帖》多「不具」二字，節刻《閣帖》）。二十七、陳毛喜《事務帖》（同《汝帖》，徐森玉謂此帖不詳所出，容庚謂《汝帖》集《寒凝帖》而成^{（三）}）。二十八、晉陳達《歲終帖》（同《汝帖》，出《閣帖》，少摹一「如」字）。二十九、隋大業手詔、鉗耳君碑（同《汝帖》，《隋大業手詔》係顛倒節刻《閣帖》；《鉗耳君碑》原碑已佚，《集古錄跋尾》卷五著錄此碑，此係節刻碑文）。三十、唐褚遂良《賜觀帖》（同《汝帖》，未知所出，此本標目闕，孟藏本完整，又孟藏本此帖後有《六月八日帖》，與《汝帖》同，此本無）。三十一、唐薛稷《立身帖》（同《汝帖》，未知所出。孟藏本此帖後有《夏熱帖》，與《汝帖》同，此本無）。三十二、唐徐嶠之《春首帖》（闕標目，孟藏本題徐嶠之，此帖文闕四行，出《閣帖》，《汝帖》無）。三十三、唐徐浩《謁禹廟一首》（闕標目，孟藏本題徐浩，此帖前尚有《寶林寺作》一帖）。三十四、唐李邕《久別帖》（同《汝帖》，末多一「狀」字，未知所出）。三十五、唐殘帖四行（此四行孟藏本列在徐浩《謁禹廟一首》下，當為徐浩所書。孟藏本此帖全，共四十二行，崇恩題為《贈官墓碣》，徐森玉謂「似為徐浩之父徐嶠之誥」。應題為《唐徐氏山口碣石題辭》較合適。《汝帖》無）。三十六、唐顏魯公《江淮帖》（同《汝帖》，清程文榮《南邨帖考》謂《汝帖》係集《送劉太冲序》、《蔡明遠帖》、《鄒游帖》、《天氣帖》、《盧八倉曹帖》、《奉辭帖》等而成）。三十七、唐柳公權《紫絲鞞帖》（《汝帖》無，未知所出，孟藏本此帖後有柳書《蘭亭詩》，此本無）。三十八、五代楊凝式《雲駛月暈帖》（同《汝帖》，未知所出）。三十九、吳越王錢俶《書院偶成詩》（同《汝帖》，係出《絳帖》）。四十、宋郭忠恕行書二行（案孟藏本原為篆書，此本全闕，標目下二行書，為羊欣《六月六日帖》之殘字，誤裝於此。孟藏本羊欣下有此帖全文）。

下冊：首頁題刻「蘭亭續帖卷三」。此冊多為東晉王羲之書，先後為：一、王羲之《王略帖》（《汝帖》無，見米芾刻《寶晉齋法帖》）。二、王羲之《月相帖》（出《閣帖》，《鼎帖》節刻，《汝帖》無）。三、王羲之《嘗新帖》（《汝帖》無，《二王帖》據《賜書堂帖》刻入）。四、王羲之《酷暑帖》（徐森玉謂宋刻僅見此帖）。五、王羲之《足下猶小差帖》（《鼎帖》刻入，《閣帖》、《絳帖》、《汝帖》均無）。六、王羲之《邛竹杖帖》（出《十七帖》）。七、王羲之草書十行（案此為王羲之《十七帖》中《經布衣帖》

和《十七帖》，兩帖相接在一起）。八、王羲之《旃闕帖》（此帖出《十七帖》）。九、王羲之《成都帖》（此節刻《十七帖》中《成都帖》）。十、王羲之《重告帖》。十一、王羲之《追傷帖》（曹刻《寶晉齋法帖》節刻此帖，《鼎帖》刻入）。十二、王羲之《粗足帖》（見曹刻《寶晉齋法帖》和《鼎帖》）。十三、王羲之《道護帖》（見曹刻《寶晉齋法帖》和《鼎帖》）。十四、王羲之《爾今帖》（見曹刻《寶晉齋法帖》和《鼎帖》）。十五、王羲之《太尉帖》（見曹刻《寶晉齋法帖》和《鼎帖》）（上海古籍書店影印《蘭亭續帖》目錄附注謂：「第十至十五所列六帖，其所據底本，很可能是後來曾經元代金城郭天錫收藏，見於鮮于樞《困學齋雜錄》著錄的唐人摹本。」）。十六、東晉謝安《八月五日帖》（此為殘本，殘存五行）。十七、王羲之《白紵中丞帖》。十八、王羲之《不知松來帖》。十九、王羲之《知卿憂吾飲酒帖》。二十、王羲之《公孫中郎帖》。二十一、王羲之《致履二量帖》（以上十七至二十一王羲之各帖未詳所出）。二十二、唐建中二年殘字（模糊不清，不知何帖及所出）。二十三至二十六、宋高宗臨王羲之書四帖，即《初月帖》、《官舍佳帖》、《見尚書帖》、《節過不可言帖》等四帖（徐森玉謂：「從刻工及墨色看，非《蘭亭續帖》」。二十七、《至德》等正書八行（此為唐徐浩所書《徐氏山口碣石題辭》，此本殘，孟藏本全）。二十八、大草三字（上博本僅存此三殘字，孟藏本全，知為唐張旭《肚痛帖》）。二十九、唐徐浩《寶林寺作》（據孟藏本此詩應在徐浩《謁禹廟一首》前）。以上為上海博物館藏《蘭亭續帖》存帖的概況。

北京孟憲章藏本。

帖心高二十八厘米，寬十五·七厘米；裱本全開高三十六·五厘米，寬四十一·五厘米。帖的四周磁青紙鑲邊，封面錦面紅木框，啓功題簽：「宋拓蘭亭續帖」，內簽清崇恩題：「宋拓蘭亭續帖」。帖首清張槃篆書：「宋拓蘭亭續帖殘本四十四頁，書者四十家，帖五十四種，共三百三十一行，香南精舍珍藏希世墨寶」。帖前有崇恩題跋，帖後又崇恩跋，清殷壽彭錄程文榮《南邨帖考》中《蘭亭續帖》考。崇恩跋內容有重複，據孟先生說帖在重裱時，揭出跋下又有崇恩跋，可能是崇恩題後不滿意，另書跋文覆蓋在前跋上，重裱時揭出的跋文不忍遺棄，故同裝於冊中。

此本存《蘭亭續帖》四、五、六三卷。卷四首頁題「蘭亭續帖卷第四」，「卷第四」三字被墨塗抹。卷五起自唐歐陽詢《車駕帖》，首題「蘭亭續帖卷第五」等字雖被抹去，尚隱約可見字迹。卷

六始於唐徐嶠之《春首帖》，帖首標題七字亦被抹去，塗抹的目的可能為了掩蓋殘帖而冒充全帖，當為帖賈所為。此帖後三卷似完整，但是否有個別帖缺失則無他本可供對勘。此本在崇恩收藏前藏者無考，歸崇恩後有『玉牒崇恩仰之氏鑒藏金石印』、『仰之審定宋拓法帖』、『玉牒崇恩平生真賞』及『雨舲道人祕笈之印』等收藏印記。崇恩後歸徐郁，有『頌閣所藏』、『頌閣文字禪』等印。以此帖與上博影印本相校，兩帖同出一石無疑，捶拓時間也比較接近，其殘泐處和石花多相同。

此三卷目錄如下。第四卷：一、晉王敦《蠟節帖》（同《汝帖》，出《閣帖》少摹一『王』字）。二、晉王彬《仁祖帖》（同《汝帖》，此帖係集王右軍書而成）。三、晉郗曇《病久帖》（同《汝帖》，《南邨帖考》謂疑集王右軍字）。四、晉王曇首《昨服散帖》（出《閣帖》，念下少摹「故耳」二字）。五、宋羊欣《六月六日帖》（同《汝帖》，係顛倒節刻《閣帖》而成）。《筆精帖》、《日寒帖》、《大勢帖》（出處見上博本注文。案《日寒帖》後有草書二行，文為『屬疾來已幾日□幾□大勢□耶』，中有缺字。上博本裱在漢張芝後，此本在羊欣後，崇恩稱為《大勢帖》，但不知此帖所出，以上三帖《汝帖》無）。六、齊王慈《秋冬帖》（同《汝帖》，程文榮云：取《續帖》、《寶章集》中三帖中字集成）。七、梁沈約《今年帖》（原石殘損失標題，上博本殘闕亦同。據《汝帖》當為沈約《今年帖》，出《閣帖》，少摹首一字）。八、梁蕭子雲《出師頌》。九、陳毛喜《事務帖》（同《汝帖》未詳所出）。十、晉陳達《歲終帖》（同《汝帖》，出《閣帖》，何下少摹「如」字）。十一、晉張華《騎至帖》（同《汝帖》，此帖取《萬歲通天帖》中王慈、王志等數家字而成）。十二、晉王衍《麥秋帖》（同《汝帖》，集王右軍數帖字而成）。十三、石趙鄴祠柱刻（同《汝帖》，未知所出）。十四、姚秦像銘（同《汝帖》）。十五、崔浩《景風帖》（同《汝帖》，節取北魏《吊比干文》，強為崔浩書）。十六、沈法會《邕穆帖》（同《汝帖》、《絳帖》入崔浩，取北魏碑刻字，強為沈法會書）。十七、北齊樊遜《道昭帖》（同《汝帖》，清翁方綱謂取北齊乾明元年《孔廟碑》為之）。十八、北齊溫子昇《受命帖》（同《汝帖》，取北齊碑刻字為之）。十九、周紇豆陵騰碑（同《汝帖》，不知所出）。二十、蘇綽銘（同《汝帖》，不知所出）。二十一、隋大業手詔（同《汝帖》，節刻《閣帖》）。二十二、鉗耳君碑（碑已佚，《集古錄》著錄）。二十三、唐高宗（李治）行書三行（出《閣帖》，敕字原在『廿三日』等字上）。二十四、唐明皇（李隆基）《鵲鵲頌》（同《汝帖》，筆迹與今傳世墨迹《鵲鵲頌》略異）。

第五卷：一、唐歐陽詢《車駕帖》（同《汝帖》，未知所出）、《秉筆帖》（同《汝帖》，未知所出。《墨池編》載此文，略異^{〔四〕}）。二、唐虞世南《元子帖》、《晴窗帖》（此二帖未知所出，《閣帖》、《絳帖》、《汝帖》均無）。三、唐褚遂良《賜觀帖》、《六月八日帖》（此二帖同《汝帖》，未知所出）。四、唐薛稷《立身帖》、《夏熱帖》（此二帖同《汝帖》，未知所出）。五、唐張長史（張旭）《肚痛帖》（《閣帖》、《汝帖》無，此帖宋嘉祐間有摹刻，或出於此刻）。六、唐李邕《久別帖》（同《汝帖》、《汝帖》、《李邕》下多一「狀」字）。七、唐顏魯公（顏真卿）《江淮帖》（出處見以上上博本注文）。八、唐韓擇木《狄公帖》（同《汝帖》，未知所出）。九、柳公權《紫絲鞞帖》、《蘭亭詩帖》（《汝帖》無，出處見以上上博本注文）。十、唐李懷琳《老子帖》（同《汝帖》，節刻《絕交書》）。十一、唐韓退之（韓愈）《謁少室題名》（同《汝帖》、《寶刻類編》載此石刻題名，此係節刻石刻，原石已佚）。十二、唐裴休《本寺帖》（同《汝帖》、《南邨帖考》謂：此帖疑即《輿地紀勝》卷十九寧國府碑內裴休新興寺經閣帖）。

第六卷：一、唐徐嶠之《春首帖》（《汝帖》無，出《絳帖》）。二、唐徐浩《寶林寺作》、《謁禹廟一首》、《徐氏山口碣石題辭》（三帖《汝帖》無，疑出自石刻）。三、五代楊凝式《雲駛月暈帖》（同《汝帖》，未知所出）。四、五代南唐後主（李煜）《西方五言詩》（同《汝帖》，未知出處）。五、五代吳越王錢俶《書院偶成詩》（同《汝帖》，出《絳帖》）。六、宋郭忠恕《堯舜帖》（同《汝帖》，疑出自石刻）。

以上為上博本和孟藏本存帖的內容，其帖的標目參考容庚《叢帖目》中《汝帖》且和崇恩在《蘭亭續帖》跋中所列的帖名。

二、從二種《蘭亭續帖》殘本推測原帖的面貌

《蘭亭續帖》宋人論帖著作多未著錄，清代程文榮《南邨帖考》雖有此帖考證，但未見原帖，僅根據王鐸《擬山園帖》中所臨少數帖來論述，因此語焉未詳。今天，我們有幸看到此帖二種殘本，從殘存帖中可以探討此帖的大概面貌。

現存二種《蘭亭續帖》和《汝帖》對校，可知《蘭亭續帖》中各帖大部分摹自《汝帖》。孟藏本各

帖的先後次序與《汝帖》亦大致相同，因此從現存二種殘本中可以了解此帖的大約面貌。以現存二種《蘭亭續帖》存帖考察，第三卷應為王羲之和王獻之書，上博本第三卷現存王羲之之二十一帖，王獻之書全闕。據王世貞跋，原有王羲之之二十四帖，王獻之之四帖，約為《蘭亭續帖》第三卷的全部內容。《汝帖》共十二卷，其中第六卷為二王書。《蘭亭續帖》第四、五、六卷，和《汝帖》中第五卷晉渡江書家書，卷七南朝書，卷八北朝胡晉書，卷九唐帝后書，卷十唐歐虞褚薛書，卷十一唐六臣書，卷十二唐五代書相若，其朝代和書家的順序也基本相同。由此可信孟藏本的《蘭亭續帖》後三卷是完整的。因此我們可以推測《蘭亭續帖》中的第一和第二卷，相當於《汝帖》第一卷的三代金石文，第二卷的秦漢三國書，第三卷的晉宋齊梁陳五朝帝王書，第四卷的魏晉九人書，和第五卷的晉渡江三家書（所謂三家即東晉王、郗、桓三家）。那麼《蘭亭續帖》第一卷內容應為三代金石文和秦漢各家書，第二卷為魏至東晉人書，第三卷二王書，第四卷南北朝人書，第五卷唐人書，第六卷唐及五代人書，當然其中也會有個別次序的顛倒和具體帖的不相同，但大體上不會相差太遠。如果這一推測成立的話，那麼上博本上冊中比較雜亂的各家帖，可以得到合乎原帖的排列，如漢張芝應在第一卷，魏鍾繇至東晉各家帖應在第二卷，其他南北朝唐五代人各帖，可按孟藏本歸卷。總計現存二種《蘭亭續帖》約得全帖的四分之三的数量，可見殘闕並不很多，這是值得慶幸的。

三、《蘭亭續帖》中各帖的來源

《蘭亭續帖》中各帖的來源大略可分三個方面。一是以《汝帖》為主體，即帖的大部分是摹自《汝帖》；二是宋代的各種叢帖；三是少部分出自墨迹和石本。摹自宋代各種叢帖有的已很清楚。徐森玉說：『其較《汝》刻多出各帖，大多無法尋找出處，原因是宋代的幾部重要叢帖，除《淳化閣帖》外，目前大多還無法見其全貌。』《蘭亭續帖》應刻於北宋末年（這問題在下面還要討論），所摹的主要是北宋叢帖，北宋叢帖流傳至今種數很少，如果有也多是殘本。《蘭亭續帖》除

摹自宋叢帖外，還有少量的帖是摹自墨迹和石刻本。其中如王羲之的《重告帖》、《追傷帖》、《粗足帖》、《道護帖》、《爾令帖》、《太尉帖》等六帖，很可能是曾經元代金城郭天錫收藏，見於鮮于樞《困學齋雜錄》著錄的唐人摹本。又唐徐浩《寶林寺作》和《謁禹廟》不見於宋代叢帖，元陶宗儀《古刻叢鈔》錄有《寶林寺作》和《謁禹廟》，後有一段宋人的跋，文云：『二詩舊以一石反覆刻之，為好事者持歸京師，今在宣獻宋公家。僕領浙東，從次道得刻本，命筆吏摹傳留置郡齋，然亦不能盡得其真。熙寧己酉秋七月辛未精思堂軒題。』這二件徐浩的作品，原為一石二面刻的刻石，宋熙寧己酉（神宗熙寧二年，一〇六九年）又重刻於浙東。《蘭亭續帖》的摹刻者在紹興得此帖拓本，是比較容易的，所以極有可能《蘭亭續帖》中徐浩二帖是根據浙東的重刻本上石的。又唐張旭《肚痛帖》亦未見宋刻叢帖，此帖宋嘉祐間有刻石，現西安碑林所藏此帖為明代據宋刻重刻，此本與《蘭亭續帖》之此帖本對校，係同出一底本，因此《蘭亭續帖》之此帖本極有可能是據宋刻石本或墨迹本摹刻。唐柳公權《紫絲鞞帖》和《蘭亭詩帖》也不見於其他宋刻叢帖，據宋米芾《書史》記載：『柳公權《紫絲鞞》、《蘭亭詩》二帖，待制王廣淵摹石。跋云：龍圖大諫李公帥府暇日出書，因請摹石。乃李柬之少師也，洛陽人，今在富鄭公宿州使君家。』米芾記載，《紫絲鞞》和《蘭亭詩》是同刻在一石上，今孟藏本《紫絲鞞帖》下有《蘭亭詩帖》，說明《蘭亭續帖》中柳公權此二帖，似據李刻本重摹。米芾藏有王羲之《王略帖》、謝安《八月五日帖》及王獻之《十二月帖》，此三帖米芾曾摹勒上石，即《寶晉齋法帖》的最初刻本。《王略帖》未見北宋其他叢帖，那麼《蘭亭續帖》中此三帖，可能是從米芾本摹出的。以《蘭亭續帖》中《王略帖》、《八月五日帖》，與《寶晉齋法帖》中此二帖相校，除肥瘦、筆畫有出入外，但同出一底本卻是很明顯的。由此可見《蘭亭續帖》除摹《汝帖》、《絳帖》、《淳化閣帖》等叢帖外，有一些是出自我們今天不經見的墨迹和刻本。

四、《蘭亭續帖》的摹刻時間、地點和帖的名稱

《蘭亭續帖》刻於宋代什麼時候，史無明文記載，但據清人資料有兩種意見。一是清程文榮

的意見，他在《南邨帖考》卷二《蘭亭續帖》中說：『是帖勒石號年無考，黃長睿《汝州新刻諸帖辨》已載之，則當刻於政和初年。』黃伯思（長睿）這篇帖辨載於《東觀餘論》上卷，他說：『頃在洛中聞汝州新鐫諸帖謂之《汝刻》……汝州既以石十餘刻之，越州復傳其本又刻之。』程文榮認為「越州復傳其本又刻之」，就是《蘭亭續帖》。他又說：『黃長睿、曾幼卿稱會稽人有以《汝帖》翻刻，《洞天清祿集》、《鐘鼎款識法帖》、《二王帖》所載《蘭亭帖》皆指此帖，其曰「續帖」，蓋以刻石在會稽耳，非別有前帖也。』曾幼卿即曾宏父，其所著《石刻鋪叙》《汝帖》條有云：『會稽亦有翻刻，黃長睿深譏其謬。』這都是說會稽依《汝帖》刻的就是《蘭亭續帖》，此刻簡稱《蘭亭帖》，為《鐘鼎款識法帖》和《二王帖》所引用。《汝帖》刻於大觀三年，黃長睿生活在大觀、政和間，因此程文榮根據黃長睿文定《蘭亭續帖》刻宋徽宗政和初年，也就是在北宋末年。第二種意見是認為刻於南宋淳熙年間，清王文治在跋《蘭亭續帖》時說：『《蘭亭續帖》王鳳洲、董思翁諸大名俱未之詳，《寶刻叢編》載云共六卷，淳熙年間在越州，乃知宋帖之難考』（見上博本跋，又《快雨堂題跋》卷一）。王文治的意見根據什麼資料，他在跋文中沒有說。宋陳思著錄《蘭亭續帖》於《寶刻叢編》中，沒有說明刻於什麼時候，陳思是南宋理宗時人，《寶刻叢編》成書於理宗紹定二年，下限當然不會在紹定二年以後。淳熙上距政和初，六十餘年，下距紹定二年為五十餘年，不知王文治根據什麼理由來定『淳熙年間』。我的意見程文榮的觀點比較可信。一，《汝帖》刻後不久，沒有其他翻刻《汝帖》本的記載，歷來也沒有這時期翻本《汝帖》流傳，當時越州也未見有其他《汝帖》的翻本。《蘭亭續帖》大部帖是據《汝帖》翻的，《蘭亭續帖》和《汝帖》內容基本相同，說《蘭亭續帖》是《汝帖》的翻本是很自然的事。二，黃長睿說「越州復傳其本又刻之」，並沒有明確說「傳其本」必是《汝帖》的重刻本。因而可理解為其帖中的各帖是傳刻《汝帖》。三，《蘭亭續帖》中比較稀見的法帖，如王羲之的《王略帖》、張旭的《肚痛帖》、徐浩的《寶林寺作》、《謁禹廟》等都在北宋時期刻的。南宋始刻的而北宋無刻本的帖，在《蘭亭續帖》中很難找到。四，南宋刻的叢帖曾引用《蘭亭續帖》中的資料，如《鐘鼎款識帖》曾引用過《蘭亭續帖》，並注明出於《蘭亭帖》。《鐘鼎款識帖》即《石刻鋪叙》著錄的《鐘鼎彝器款識帖》，宋薛尚功編次，刻於南宋初紹興十四年。（程文榮認為《蘭亭帖》就是《蘭亭續帖》）。〔五〕紹興十四年（一一四四年），早於王文治所說「淳熙年」三十年，可見《鐘鼎彝器款

識帖》據《蘭亭續帖》翻刻其中某些帖是可能的，由此也可知王文治說《蘭亭續帖》刻於「淳熙年間」是不可據的。總之，根據以上資料考察，黃長睿所說越州刻汝本帖是指《蘭亭續帖》，因此認為《蘭亭續帖》刻於北宋政和初理由比較充分。

《蘭亭續帖》刻於宋越州，這在宋陳思已有記載，但宋代越州是刻帖的重要地區之一，這一點值得注意。陳思《寶刻叢編》卷十三越州條著錄宋代刻帖三種，一為《石氏所刻歷代名帖》，並列此刻帖目二十七種，其絕大部分為小楷。小楷是比較難於摹刻的，因筆畫纖細，其結構要刻得準確，用筆要清晰合乎法度，神采要煥發，需要很高的技術。越州石氏帖是一部著名的法帖，在這方面都是為歷代書法家所贊揚的。二是《祕閣續帖》十卷，這是指淳熙十二年刻的《淳熙祕閣續帖》（元祐五年刻的《祕閣續帖》在東京），這也是一部著名的宋代法帖。三是《蘭亭續帖》六卷。這些都是卷數比較大的法帖，都刻於宋越州，可以說明宋代越州是刻帖中心之一。《蘭亭續帖》鐫刻水平勝過《汝帖》是有道理的。

《蘭亭續帖》為什麼稱「續帖」，是不是因為「續帖」前別有一部「前帖」，這很容易使人產生疑問的一個問題。其實蘭亭在浙江會稽（今紹興），因為東晉永和九年暮春名士們曾在這裡修禊，他們飲酒賦詩，當時王羲之寫了一篇聞名千古的《蘭亭序》，其書法又是歷代的典範，因此「蘭亭」在某種意義上是最善最美的書法的代名詞，所以在會稽刻帖沿用「蘭亭」的名稱是很自然的事。如果用「蘭亭帖」的名稱，易與王羲之的《蘭亭序》相混淆，用「續帖」其義帶有「蘭亭」書法之延續的意義，也含有贊揚該帖的意思，所以程文榮說：「其曰《續帖》蓋以刻石在會稽耳，非別有前帖也。」^{〔六〕}崇恩也說：「《蘭亭續帖》者，蓋謂刻石於會稽，可為《禊帖》之續也。」^{〔七〕}

五、《蘭亭續帖》的評價

《蘭亭續帖》主要是翻自《汝帖》，《汝帖》中許多法帖是節取或顛倒《閣帖》、《絳帖》等叢帖，此外有一些帖牽強附會某一書家製造偽帖，因此宋黃伯思對《汝帖》有很大的意見，他在《汝州新刻

諸帖辨《中批評說》：

頃在洛中聞汝州新鑄諸帖，謂之《汝刻》，其名已弗典矣，意謂其彙擇必佳，及見之大不然，雜取法帖、續帖中所有者時載之，又珉玉簡簞不能辨也。此猶亡害。至其集古帖及碑中字，萃為偽帖，並以一帖省其文別為帖語，及強名者甚多，稍識書者便可別之。如以逸少帖：春秋輒為患，不得北軍問遠近清和等語。及摘取北軍遠近春秋等字，集為一帖，強為王衍書，以《續帖》中諸縣故佳字，強名為王楨之書。取汝州東漢《州輔碑》中數字，強名為蔡中郎書。取衛州魏孝文《吊比干文》中數行，強名為崔浩書。如北齊碑，便目為溫子昇。後魏碑，便目為沈法會。如此者甚多。且如《吊比干文》，魏孝文作，而崔浩之死，在太武帝時，乃目為浩書，其不稽古如此。至若張華帖，內雜以寶章集中王慈字。薛稷帖中雜以法帖內子敬字，皆集成之字，意全不相屬。取王筠帖中和南清豫一帖（原注：疑有闕文），如是者不可具載，幸世尚多古帖，極有未傳者，自可刻全篇，何必區區作偽以誤後學，但貽識者嗤笑耳。汝州既以石十餘刻之，而越州復傳其本，又刻之，二州之石殊可弔也，信如識真者少，何足怪云。

黃伯思指出《汝帖》的問題是正確的，特別是偽造法帖，張冠李戴，貽誤後學，應該批評。但《汝帖》誠如近人張伯英所說：『此帖編輯謬陋，誠如長睿所譏。然佳書正自不少。』（見《法帖提要》）《蘭亭續帖》缺乏考訂，摹刻時承襲其錯誤，是該帖的最大缺點。如果以嚴肅的態度，節刻某家的法帖，說明原由，這在刻帖中也未可厚非，可是在宋代刻帖中很少有這樣做的，《汝帖》節刻《淳化閣帖》、《絳帖》等帖，不注明出處，這給後來學者造成混亂，《蘭亭續帖》也是如此。

自《淳化閣帖》摹勒以來，刻帖之風蜂起，以《閣帖》為基礎，增刪輾轉相摹層出不窮。刻帖者往往為了追求大而全，因此，不惜採用偽造、割裂、集字等手段製造偽帖，此風一直影響到清代某些刻帖者。《蘭亭續帖》中的大部分帖摹自《汝帖》，我們今天評價這部法帖的價值時，這些問題不容忽視。但另一方面對《蘭亭續帖》在評價上也要採取客觀的態度，不能因《汝帖》的缺點從而否定《蘭亭續帖》的價值。我認為《蘭亭續帖》的價值主要有兩方面。第一，《蘭亭續帖》在摹勒鑄刻上有獨到之處，對我們繼承、理解古代書法有一定的幫助；第二，除了摹刻《汝帖》外，《蘭亭續

帖》還摹刻了一些今天不常見的法帖，其中有一部分孤本和善本是依靠《蘭亭續帖》得以流傳，如果沒有這部《蘭亭續帖》，這些作品可能被埋沒了。

一，清書法家王鐸在《與戴巖聲書》中說：『細觀《蘭亭續帖》皆本《汝帖》，刻較《汝》精細，其中增入乃《絳帖》、《澄心堂》之精者，昨日雨中僕□一冊，用宣德紙，雖不及古人，亦有一種風致。』^{〔八〕}從書法風格的角度看，就是《汝帖》也不容一筆抹煞，明王世貞就說過『《汝帖》以險急偏傾之勢發之，石理粗而刻工拙，所謂鮑老當場，即當舞袖者耶。第其刻，在《汝》，大類社之樗，以不材而獲全，今尚可拓也。』^{〔九〕}對《汝帖》，歷代書法家對其特有的書風不乏有欣賞者的評價，比如王文治、張伯英就是^{〔一〇〕}。《蘭亭續帖》雖以《汝帖》為藍本，但鐫刻的風格卻不同，書家對法帖的要求重在有筆意可尋，此帖和《汝帖》比較，其精細過之，特別是注重用筆的轉折、頓挫的細微變化，古人書法的風神能刻劃出來，這是在於摹手的識見和手段。明董其昌說此帖『墨間可見古人用筆之意』（上博本跋）。王文治也說：『此帖中鍾繇、王羲之、徐嶠之、李邕、張長史、徐浩、柳公權數刻，或神采迸露，或含蘊精深，尤為得未曾有。』又：『其書清勁高古，與《淳化》、《大觀》另是一種風氣。』這些評論從書法的角度來評價，是比較中肯的。所以《蘭亭續帖》這些優點，不能因《汝帖》的缺點而否定。

二，《蘭亭續帖》中保存現在流傳宋帖所不曾見或少見的一些孤本和善本。徐森玉指出：『《墓田丙舍帖》、《七賢帖》、《筆精帖》、《日寒帖》、蕭子雲《出師頌》、徐浩《選瑩題字》及《謁禹廟詩》、柳公權《紫絲鞞帖》、王羲之《月相帖》、《酷旱帖》、《追傷帖》、《不知松來帖》等；宋高宗臨羲之書帖（此帖不屬《蘭亭續帖》，係誤裝於此）等，都是極其重要而又不可多見的宋刻本。』此外如孟藏本中，有徐森玉所不曾及見的虞世南《元子帖》、《晴暘帖》、張旭《肚痛帖》、柳公權《蘭亭詩》、徐嶠之、徐浩父子的幾個帖（徐所見的是殘帖），也是不可多得的善本和僅存的宋刻本。

《蘭亭續帖》因其傳本不完整，又缺乏記載資料，所以有些問題不能得到圓滿的結論，這些將有待於今後深入探討和研究。

二〇〇〇年八月

注釋：

- 〔一〕 本文所引徐森玉先生文，均見其《蘭亭續帖》一文，原文載一九六四年第二期《文物》。
- 〔二〕 宋黃伯思《汝州新刻諸帖辨》，見其《東觀餘論》卷上。
- 〔三〕 容庚《叢帖目》卷二。
- 〔四〕 清程文榮《南邨帖考》卷二《汝帖》。
- 〔五〕 見上海古籍書店出版《蘭亭續帖》目次附注。
- 〔六〕 同〔四〕。
- 〔七〕 孟藏本清崇恩跋。
- 〔八〕 清王鐸《擬山園法帖》。
- 〔九〕 明《弇州山人稿》卷一三三。
- 〔一〇〕 清王文治《快雨堂題跋》卷一《汝帖》：「余當謂古帖中，有以摹拓至精而傳神者，亦有以摹拓粗漫而傳神者。此帖全以粗漫傳神。」近人張伯英《法帖提要》：「此帖編輯謬陋，誠如長睿所譏。然佳書正自不少，刻亦饒有古致，其道厚迥非後人可及。」

談上海博物館藏本《蘭亭續帖》

王運天

上海博物館藏《蘭亭續帖》，上下卷。每開帖外徑高三十二·三厘米，寬四十厘米。帖心高、寬不等，最高者每開達二十七·五厘米，最寬達三十五·五厘米。尺寸均有不同。上卷不見卷名，從東漢張芝《終年帖》起至北宋郭忠恕行書二行止，共四十帖；下卷刻有『蘭亭續帖卷第三』，自東晉王羲之《王略帖》起至唐徐浩《寶林寺詩》止，共二十九帖。上卷末有明董其昌一跋、清王文治二跋；下卷末有明王世貞、清王文治各一跋。

上卷董其昌跋：『《絳帖》、《汝帖》、《潭帖》雖各見不全本，皆非宋拓。此真宋時拓本，精神、薄紙、墨間可見古人用筆之意，可寶也。』

上卷王文治跋：『宋刻佳帖，雖博考者不能悉，文敏亦不能不闕疑也，至謂精神、薄紙、墨間可見古人用筆之意，殆非文敏不能見也，有真物必俟真鑒，豈偶然哉。』

王又跋：『此帖中鍾繇、王操之、徐嶠、李邕、張長史、徐浩、柳公權數刻，或神采迸露，或含蘊精深，尤為得未曾有。』

下卷王世貞跋：『雜古法帖一冊，凡三卷，後先得之飛鳧人者，皆晉人尺牘，右軍二十四、思陵臨右軍四、大令四、謝太傅一、王東亭一，皆宋拓也。卷首前稱：『蘭亭續帖卷第三。考之諸家石刻不載，而筆意極精佳。次卷《吳興》等帖尤有鋒勢，不知是《寶晉帖》中物否，思陵賜米黻文臨十三紙，見米跋，今僅存四，無一筆失度，恐是雙鉤廓填也。臨江石刻二王書極為詳備，而《月相》、《酷暑》、《追傷》、《諸賢》、《道護》、《州民》、《大周嫂》、《運天案》：是帖現《續帖》中無，《不知松來》、《初月》、《見尚書》十一帖，大令《十二月》、《授衣》、《東家》三帖皆彼中所遺者，故收而藏之。吉光零落，偶獲片羽，豈敢還望成裘，第勤緝之不已，將來尚堪一半臂也。』

下卷王文治跋：『《蘭亭續刻帖》王鳳洲、董思翁諸大名俱未之詳。《寶刻叢編》載云共六